

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伊慶春、朱瑞玲主編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四，頁 247—273  
78年6月，台灣，台北

## 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爲 \*

李安妮 \*\*

### 壹、前　　言

家庭是個人最早接觸的社會組織，也是個人最初接受社會化的機構。個人生理、心理的成長、價值觀念的養成以及行為模式的建立，均受到家庭相當的影響。因此自本世紀初以來，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爲間的關係，就一直是犯罪社會學家所關注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觀察台灣地區近幾年來少年犯罪的各種成因，家庭因素不僅始終居首，而且所佔比重有愈趨增加的態勢。根據法務部歷年來的統計報告指出，因家庭因素而導致少年誤入歧途所佔的百分比，在民國61年至民國75年的15年間，已從29.64%增加至45.60%（法務部，1976—1986），可見台灣地區少年犯罪的原因中，家庭因素是相當重要的。

對於這些影響少年不良行爲的衆多家庭因素，大致可區分成：(1)與家庭結構有關的結構性因素，和(2)與家庭功能有關的功能性因素兩大類。其中家庭結構的變項最早較為研究者所重視。特別是1950年代之前，以「破碎家庭」（broken family）的概念來解釋少年不良行為之研究取向，更是此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儘管其間雖曾因 Shaw

\* 本文承侯崇文教授在研討會上評論，並提供寶貴意見，同時匿名審查者的意見，作者亦由衷感激。

\*\*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and Mckay(1932) 為文指出，影響少年不良行為的因素應係超越家庭因素之外，而一度使得學者對於家庭此一變項的研究興趣顯著地下降 (Milkinson,1974: 728)，但是以家庭結構為解釋變項的研究仍存在。而真正改變此一研究取向的，則是 Glueck and Glueck(1950) 和 Nye(1958) 以及 Hirschi(1969) 等人提出有關家庭動力 (family dynamics) 的概念之後，從而「親子關係」、「教養方式」、「家庭凝聚力」甚至「婚姻美滿度」等家庭功能性變項，乃紛紛被提出來解釋少年不良行為的產生。

至今這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幾乎成了有關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為之研究中，一項重要且持續被爭論的議題。採結構觀點者多將焦點置於諸如家庭完整性、家庭子女數以及家庭社經背景等變項的解釋；而採功能觀點者則多將注意力集中在諸如親子互動、管教方式以及家庭氣氛等因素的分析。事實上，無論是對於結構性因素或功能性因素的解釋，我們都很難去否定它們與少年不良行為間所存在的可能關係。然而值得爭議的是究竟何者的影響力較為直接且重要；換言之，如果我們能更清楚地說明在少年不良行為的產生過程中，這些因素間可能存在的因果關係，則更有助於釐清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為間之關係的爭議。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針對上述這些不同取向的家庭因素一方面探討有關文獻，二方面運用國內的實証資料，來分析它們與少年不良行為間的真正關係。

## 貳、文獻探討

早期許多有關少年不良行為的研究，大多強調家庭結構完整的重要性，並視破碎家庭為導致少年不良行為的主要原因。Monahan(1957)回顧了自1903年至1933年之間，各項有關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為的重要文獻，發現幾乎所有的研究與報告，均肯定破碎家庭和少年不良行為間所存在的關係；Haskell and Yablonsky (1978) 亦綜合了

Burt( 1929 ) 等人的研究發現，指出來自破碎家庭的少年，產生不良行爲的機率，大約一倍半至兩倍於完整家庭中的少年；儘管這些研究在方法上有其缺陷，但他們的發現在當時仍受到相當普遍的接受。Shaw and Mckay ( 1932 ) 之後，破碎家庭的因素，固然在少年不良行爲的研究中，多多少少較被忽略，但仍不時地有其他研究者，將其視為重要的變項而加以討論。(Glueck and Glueck , 1950; Monahan , 1957 ; Nye , 1958; Peterson and Becker , 1965; 席, 1975; 黎等, 1982; 賴, 1982; 陳, 1983; Johnson , 1986 )。

尤其是近幾年來，由於 Hirschi ( 1969 ) 之後，許多家庭結構以外的家庭因素，在相關研究中，不斷地被証實與少年不良行爲間，具有顯著且直接的關係；而使得以破碎家庭為重點的研究，面臨了真正的挑戰。於是對有興趣於結構變項的研究者，紛紛重拾破碎家庭的概念，並開始從事下列幾項問題的討論：一是，導致破碎家庭的不同理由（即死亡、離婚、分居、遺棄），可能對少年不良行爲的產生有不同的影響；二是，破碎家庭所顯現的不同形態（係父母雙方、或任何一方不存在），也可能對少年不良行爲的產生有不同的影響；三是，破碎家庭對少年不良行爲的影響，可能還受到少年本身性別、年齡、種族以及家庭社會地位等變項的影響。(Weeks , 1940; Monahan , 1957 ; Toby, 1957; Rosen , 1970; Chilton and Markle , 1972; Datesman and Scarpitti, 1975; 朱和楊, 1978; Canter , 1982; Rosen and Neilson , 1982 ) 這些強調以破碎家庭的概念，來解釋少年不良行爲的研究，大多主張此種家庭結構對孩子有絕對不利的影響，是孩子產生不良行爲的主因；因為這類家庭異於一般正常的家庭，不但子女喪失了適當的角色典範、缺乏充分的雙親愛，而且它通常亦無法對子女施以有效的社會控制。(Rosen , 1970: 489) 因此，破碎家庭的孩子，從事不良行爲的機率，自然大於完整家庭中的孩子。

除了家庭結構的完整性外，家庭中兄弟姊妹的結構 (sibling

structure)，也時常在少年不良行為的研究中被提出來討論，而其中又以出生序的效果 (birth order effect) 最常被論及。Wilkinson 等人引述 McCord( 1958 ) 的研究認為，排行中間的孩子比獨生或老么容易具有不良行為，因為他們得到較少的父母關心；同時又因為比排行老大的孩子缺乏責任感，因此也比他們較容易產生不良行為 (Wilkinson and Erickson , 1982: 224)。國內車煌堅 ( 1986 ) 的研究亦發現，無論何種類型的犯罪行為，犯罪少年的出生序，絕大多數是排行中間的。然而，另一方面 Hirschi( 1969 ) 的研究卻指出，出生序的效果在控制家庭規模 (family size) 後，已不復存在。此外，也有研究發現，排行中間的孩子與老么，具有相同模式的不良行為，二者皆比老大或獨生的孩子，有較高比率的不良行為 (Nye , 1958 )。Dentle and Monroe( 1961 ) 却發現排行老么的，比任何一種出生序的孩子，都具有較多的不良行為。綜合上述研究的發現，唯一一致的結論是：排行老大的孩子最不可能產生不良行為。

除了出生序的研究外，也有少數研究注意到兄弟姊妹間的性別效果 (sex-of-sibling effects)。Sletto( 1934 ) 的研究發現，有兄或弟的女孩較容易從事不良行為，但對男孩而言，則只有排行在兩位姊妹間的孩子，才有這種情形。Wilkinson 等人 ( 1982 ) 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此種性別效果，乃是分別透過模仿 (imitation) 過程和對照 (contrast) 過程所產生的；因此，他們認為從事兄弟姊妹之結構與少年不良行為間關係的研究，必須考慮出生序與性別的互動效果，才能使這項討論具有實質的意義。除此而外，兄弟姊妹人數的多寡，也會被用來說明少年不良行為產生的原因；Bossard( 1953 ) 認為人數越多的家庭，越有利於達成社會控制，因為家中的多數人可以相互監督，使個別的行為不致逾越。但 Hirschi ( 1983 ) 却認為子女數愈多的家庭，父母與子女間的連結愈減弱，而導致子女犯罪的機率也愈高。另外，Rosen(1985) 最近的研究顯示，家庭子女數對少年不良行為的解釋非

常薄弱。

上述所討論之家庭結構的完整性與子女結構兩項因素，毫無疑問地是屬於結構性的因素，而家庭社經地位在少年不良行為的研究中，也經常被視為結構性變項來討論。根據緊張理論 (strain theory) 的看法，生長在低社經地位家庭中的孩子，由於長期處於不利的環境中，而無法獲得公平的機會，去達成一般社會所要求的成就，因此容易產生不良行為。但是根據晚近的一些研究發現顯示，在此一變項上的討論，並未獲得一致性的結論。一般而言，以官方犯罪統計資料所進行的研究，大多清楚地顯示出，家庭社經地位與少年不良行為間的負關係。(Wolfgang et al., 1972; William and Gold, 1972; Elliot and Voss, 1974; 林和簡, 1982; 黎等, 1982; 賴, 1982; 陳, 1988) 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自陳報告的研究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與少年自述的不良行為間，只有存在非常薄弱的負關係，甚至毫無關係。(Dentle and Monroe, 1961; Hirschi, 1969; William and Gold, 1972; Elliot and Voss, 1974; 朱和楊, 1978; Johnson, 1980; Hindeling et al., 1979; 許, 1986)

Tittle 等人回顧了 35 項有關的研究後也認為，家庭社經地位與少年不良行為間的顯著關係，在使用官方犯罪統計資料的研究中，比在使用自陳報告資料來測量少年不良行為的研究中，較有可能被証實，因此這種關係不過是個神話 (myth) 罷了。(1978; 643 – 656) 持這種看法的研究主要是認為，官方犯罪統計的資料，所表徵的並非真正犯罪行為，而是執法者的行為；也有認為由於警察逮捕上的偏差，使社經地位低的孩子較容易被捕；此外，也有主張由於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容易使其子女在犯罪之後不被列入記錄，因而使得在官方犯罪統計上顯示出，低社經地位的孩子犯罪率較高的現象。然而， Braithwaite(1981) 更廣泛地回顧了 203 項，以各種方式討論社經地位與不良行為的研究發現，無論是以父母的社經地位，或所處環境的社經地

位，來反映少年的社會地位，也無論是來自官方的成人或少年犯罪資料，或來自自陳報告的資料，其中共有 81 % 的研究肯定二者間所存在的負關係，同時 Braithwaite 也批評 Tittle 等人的文章，認為他們所回顧的研究，有相當大的選擇性，所下的結論也過於誇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Stark( 1979 ) 曾為文指出，以少年的家庭社經背景，來討論社經地位與少年不良行為間關係，似乎有所不妥，而應該以少年在學校中的表現，來做為測量其社會地位的指標，因為這樣才能真正反映少年本身所處的地位。

文獻上最早將家庭功能變項，帶進少年不良行為研究中的，恐怕應屬 Glueck and Glueck( 1950 ) 了，雖然 Glueck and Glueck 在研究中，也發現了一些與少年不良行為間，存有關係的家庭結構性變項，但他們更主張父母的教養方式、母親的監督、父母與男孩間的情感、家庭凝聚力等變項，才是主要預測少年不良行為的因素；他們認為嚴苛的、反覆無常的、或鬆懈的父母教養方式、漠不關心或有敵意的父母、整合性低的家庭以及母親不當或不公平的監督，都是導致高犯罪率少年的主要原因。儘管此項研究相當強調男性少年的不良行為，同時在抽樣或方法上也受到許多的批評，但它無疑地建立起家庭功能性變項，在少年不良行為研究中的重要性。

第一位完整地將家庭功能變項，加以理論化來解釋少年不良行為的是 Hirschi 。 1969 年 Hirschi 建構了社會控制理論，他提出社會連結 (social bonds) 的概念，認為與父母從屬性愈強的孩子，愈不可能去從事不良行為，因為，孩子與父母之間親密的溝通、孩子對父母的仿效與認同、以及父母對孩子的有效監督與管教，皆能使孩子與父母間形成一個堅強的連結，使孩子不致從事不良行為。此乃由於當孩子與父母有愈強的從屬性時，他將會愈在乎父母的看法，愈珍惜父母對他的感情，而每當思及從事不良行為時，就會考慮失去父母愛的後果，而產生嚇阻的力量，這就是社會控制力的來源。

Hirschi 之後陸續有不少研究，針對親子間連結的強弱，來考察少年不良行爲產生的原因，儘管這些研究用以測量少年不良行爲的方法並不一，而測量親子間情感連結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但結果卻都一致支持此一看法，即認為不良的親子關係，是導致少年不良行爲的主要因素。（Jensen, 1972; Hindelang, 1973; Austin, 1978; Pool and Rogoli, 1979; Gove and Cratchfield, 1982; 周等, 1982; 李, 1986）

綜合以上各項討論，可以看出，無論研究者所持觀點為何，上述各項研究，均能對少年產生不良行爲的原因，提出實證結果來支持其看法。可惜的是，多數的研究（特別是強調家庭結構之重要性的研究）在其實證分析中，都只針對所持觀點中的單一變項進行分析，使得這些不同取向之研究，看似各執一詞。但是事實上，我們都可以了解到，家庭結構與家庭功能是彼此攸關的，家庭功能是否發揮，多少得視家庭結構的理想與否，因此雖然是不同取向的研究，彼此間應該是相容的。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綜合上述各項家庭因素，以說明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爲間的真正關係。

## 參、實証資料分析

### 一、資料來源與樣本特性

本研究的資料係來自筆者在民國72年，對大臺北地區十二歲到十八歲的男性在學少年所做的一項調查資料。該批資料是分別由臺北市及臺北縣各公、私立國中、高中（職）、以及五專三年級以下日、夜間部的在學學生中，以多段式分層聚落抽樣方式（multistage stratified – cluster sampling），將上述這些學生依學校的特性（公、私立、日、夜間部…）分為16層，再依據每層學生所佔的比例決定該層所需之樣本數，以聚落抽樣方法抽出學校樣本、再從該校的各年級各班中，以系統抽樣抽出523名男性少年。年齡的差異係控制國中、高中（職）、五專的各年級，而不良行爲程度的差異則控制公、私立和

日、夜間部的學校，以及各校的前、後段班級。抽出的樣本當中，有 68.6 % 是公立學校的學生， 31.4 % 是私立學校的學生。年齡的分佈則是十二歲的有 11.9 %，十三歲的有 20.1 %，十四歲的有 18 %，十六歲的有 12.2 %，十七歲有 14.7 %，十八歲及以上的有 9.0 %；至於這些孩子的工作狀況是 7.3 % 的人目前有工作， 91.8 % 目前無工作。

## 二、變項測量

### (一)少年不良行爲

本文對於少年不良行爲的測量，是採用自陳報告的方法，列舉了十八項不良行爲，讓受訪少年回答在「去年」、「一年以前」或「去年及一年以前」的這些時段裡，是否曾經從事過列舉的各項行爲。這樣的測量方式可以顯示出受訪少年從事不良行爲的存在性 (existence) 菁新性 (recency) 以及持續性 (persistence)。

同時，再依十八項行爲回答的百分比分佈，計算出每項行爲的 Z 分數，以反映每項行爲在整個不良行爲量表中不同的比重，將每項行爲的 Z 分數加總後，就得到每位少年的偏差行爲指數 (DB)，此一分數愈高，表示不良行爲傾向愈嚴重。經計算結果，分數最高為 47.536 分，最低是 0 分，平均為 4.852 分。

### (二)破碎家庭

儘管此一變項經常被視為與單親家庭的意義相同，然而由於晚近的少年不良行爲研究，已開始注意到不同原因所導致的破碎家庭，可能對少年不良行爲有不同的影響；因此本文將此一變項，依父母親目前狀況，區分為父母俱在 (90.8 %)、父亡母存 (3.6 %)、父存母亡 (1.2 %)、父或母亡且再嫁或娶 (0.2 %)、父母俱亡 (0.2 %)、以及父母離婚 (2.7 %) 等六項，以識別產生破碎家庭的原因。但是由於除了父母俱在一項外，其他各項所佔的百分比及次數均少，將不利於往後之分析；因此仍沿用傳統的定義，將父母俱在以外的情況，均視

為破碎家庭。

#### (三)兄弟姊妹

在少年不良行爲的研究中，有關此一變項的討論，包括了少年的出生序、性別與出生序的相互關係、以及兄弟姊妹總人數等三方面。由於在性別與出生序之相互關係的處理上，較為瑣碎且繁複，因此本文對此一結構性變項，是採用少年出生序與家庭子女數兩種測量方式。而在少年出生序當中，以排行中間的所佔百分比最高，有 62.3%，其次是老二有 19.5%、而老大則有 16.8%，最少的是獨子有 1.3%。然而由於有關出生序與少年不良行爲研究，所得到的結論並不一致，只有在對老大一項的解釋上，有共同的看法，即認為老大是最不可能去從事不良行爲的，因此本文在分析時，只將少年出生序區分為是否老大兩類。至於兄弟姊妹總人數一項，雖然也是在不同研究中，有不同的結論，但本文仍假設兄弟姊妹人數愈多的少年，愈可能從事不良行爲。此變項經分析結果發現每戶平均有 3.832 個子女，其中最多的有 12 位，最少的只有 1 個。

#### (四)家庭社會地位

根據以往許多研究顯示，有關家庭社會地位的測量，包括有：以全家庭總收入、父親的職業、收入或教育程度、家庭設備狀況、以及主觀的自我評量方式。雖然 Braithwaite(1981) 指出，無論以何種方式來測量家庭社會地位，它都一再地顯示與少年不良行爲間所存在的負關係，但是本文對此一變項，仍採用全家總收入、父親職業和受教育年數，以及家庭設備狀況等項來測量。在全家總收入方面，樣本顯示平均每一家庭每月收入為 32,000 元，其中收入最高的是 330,000 元，最低的則是 2,000 元。父親職業方面則區分為專業人員 (21.2%)、非專業雇主 (28.8%)、以及非專業的受雇人員 (50.0%) 等三類。父親的受教育年數則平均為 9.847 年，最長的是 20 年，最短的是 0 年。家庭設備狀況一項，則列舉了 13 項家庭常有的設備，根據有這些設

備的百分比，計算每項設備的 Z 分數，再將 13 項設備的 Z 分數加總，得到一項反映家庭設備多寡的分數，平均得分為 5.991 分，最高的是 14.292 分，最低的是 0.144 分。

#### (五)親子關係

本文用以測量此變項者，係由兩組分別針對父親與母親之情況作答的量表，每一量表包括二十四個項目，這些項目的設計，則依據社會控制理論對此一變項之銓釋而產生，其中包括與父(母)親之親密溝通 (intimacy communication with father/mother)、父(母)親所使用之獎懲方式 (disciplinary techniques used by father/mother)、父(母)親對孩子的實質監督 (virtual supervision by father/mother)、以及孩子對父(母)親的認同 (identify with father/mother) 等。兩組量表經採用 alpha 模式測驗其信度後，所顯示的  $\alpha$  係數 (父親的部分是 0.85505，母親的部分是 0.84253 均足以表示這些項目的作答是態度一致的。其次採用主成分分析法及直交轉軸方法進行因素分析，並選取在第一個因素下，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的項目，重新進行一次限定因素個數為 3 的因素分析，並以因素分數為加權值，分別計算每一因素內之分數後，分別加總而得到與父親從屬性有關的：與父親的親密溝通 (ICF)、父親的懲罰方式 (DTF)、父親的實質監督 (VSF)；和與母親從屬性有關的：與母親的親密溝通 (ICM)、母親的懲罰方式 (DTM)、母親的實質監督 (VSM) 等六變項。此六變項的分數愈高，表示與父(母)親的從屬性愈高，其社會連結力愈強。而根據文獻所顯示的結果，社會連結力愈強，表示親子關係愈緊密，子女愈不容易有不良行為。

### 三、資料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為間的關係，因此，各別的家庭變項與少年不良行為間的分析，就成為首先必須掌握的部分。

原則上本文將類別變項與少年不良行爲進行變異數分析，而將連續變項與應變項進行簡單相關。爾後，再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將所有顯著的變項作為預測變項，與不良行爲再進行多重迴歸分析，藉以比較這些家庭變項間的相對重要性。

## 肆、結 果

### 一、家庭變項與少年不良行爲間的關係

如果將破碎家庭、兄弟姊妹之結構、以及家庭社經地位等變項視為家庭是家庭結構性變項，而與父母親的從屬性視為家庭功能性變項，那麼從表 1 和表 2 中可以分別看出各項家庭變項與少年不良行爲間的關係。

表一的資料所顯示的是，無論是家庭完整性 (HOME)、孩子的出生序 (BIRTH)、或父親的職業 (FOCC3)，在少年不良行爲 (DB) 的變項上，都沒有造成顯著的差異，因此所謂破碎家庭的孩子容易從事不良行爲，或排行老大的孩子比較不會有不良行爲，以及父親職業地位較低的孩子較多從事不良行爲等說法，在本研究中均未得到證實。同時從表一中還可以看出，家庭完整與否，在其他家庭變項（特別是家庭功能性變項）上，也沒有形成顯著的差異，倒是出生序與父親職業兩變項，在一些其他家庭變項上，造成了顯著的差異。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行老大的孩子，家中子女數較少 (SIBLING)、父親的教育年數較高 (YEARFEDU)、家庭收入較高、與母親的親密溝通 (ICM) 較多、母親的實質監督 (VSM) 也較多。而在父親職業這一項上，分析結果則顯示父親職業係專業人員的孩子，其家中子女數較少、父親所受教育年數較高、家庭總收入較高 (FAMINC)、家庭設備 (FF) 較良好、與父 (母) 親親密溝通都較多、父 (母) 親的實質監督也較多。從上述這些分析結果顯示，家庭結構完整與否，不但在少年不良行爲上沒有顯著差異，甚至在親子關係上也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一 家庭變項(類別資料)與其他變項的變異數分析

	HOME	BIRTH	FOCC 3
SIBLING	1.409	33.429***	9.378***
YEARFEDU	0.108	6.217*	58.120***
FAMINC	0.648	3.750*	16.439***
FF	0.427	0.490	29.024***
ICF	1.899	3.832*	8.311
DTF	0.006	0.401	0.782
VSF	0.841	2.017	6.015**
ICM	0.680	5.250*	4.067*
DTM	0.424	0.105	0.180
VSM	0.439	5.634*	5.139**
DB	1.115	0.022	2.019

\* P < 0.5 \*\* P < 0.01 \*\*\* P < 0.001

表內數字為 F 值

是否意味著破碎家庭概念的重要性，至少在自陳報告的少年不良行爲研究中已大大的減低了。此外，孩子的出生序和父親的職業，雖然在少年不良行爲上沒有差異，但在其他家庭結構性因素，和與父(母)親從屬性的一些變項上，具有顯著的差異，顯示了家庭結構性變項，仍關係到家庭功能的發揮。

再從表二的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有關家庭結構性變項中，除了家庭子女數(SIBLING)外，父親的受教育年數(YEARFEDU)、家

表二 家庭變項(連續變項)與少年不良行為的相關分析

	SIBLING	YEARFEDU	FAMINC	FF	ICF	DTF	VSF	ICM	DTM	VSM
YEARFEDU	-.33***	—								
FAMINC	-.08*	.25***	—							
FF	-.03	.29***	.26***	—						
ICF	-.15***	.30***	-.01	.14***	—					
DTF	.04	.09*	.03	.03	.32***	—				
VSF	-.07	.19***	.01	.08*	.45***	.23***	—			
ICM	-.14***	.24***	-.04	.14***	.81***	.23***	.34***	—		
DTM	.02	.02	-.06	-.04	.21***	.71***	.15***	.27***	—	
VSM	-.10	.14***	.05	.11**	.33***	.14***	.75***	.40***	.17***	—
DB	.04	-.07*	.18***	.09**	-.25***	-.26***	.29***	-.23***	.22***	-.02***

\* P &lt; 0.05 \*\* P &lt; 0.01 \*\*\* P &lt; 0.001

表內數字為簡單相關值

庭總收入 (FAMINC)、以及家庭設備 (FF) 等項，均與少年不良行為 (DB) 具有顯著的相關。而且根據相關係數所顯示，父親受教育年數愈長，子女愈不會從事不良行為 ( $r = -0.07$ )，但是家庭收入愈高，家庭設備愈良好，子女卻具有愈高的不良行為指標，其相關係數分別為 0.18 和 0.09。父親受教育年數愈多，其子女的行為愈好，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一般而言，這樣的父親懂得較多理想的子女教養方式。表二的相關分析亦顯示了，父親受教育年數愈多與子女的親密溝通愈多，懲罰方式也愈正向，實質監督也愈多。至於家庭總收入與家庭設備兩項因素，與少年不良行為間所呈現的正相關，似乎意味著愈富有的家庭，其子女的行為愈不良，則與一般的研究發現不一致。也許可以認為愈富有家庭的父母，對子女的教養較為溺愛，使得子女從事不良行為，仍有所不知，對於這樣的看法，從表二家庭總收入與六項與父母從屬關係的相關分析中，雖然有四項的相關係數呈現相反的關係，但並不顯著，因而沒有得到支持。倒是在家庭設備一項上，和四項與父母從屬關係的變項間，具有顯著的相關，但是其間的關係是正向的，也就是說設備愈良好的家庭，子女與父(母)親的親密溝通愈多，父(母)親的實質監督也愈多，因此亦無法說明何以家庭經濟狀況愈好的少年，愈容易產生不良行為。

儘管家庭的功能是多面性的，但是本文對此一變項的討論，將限定在與少年不良行為間存在有關係的家庭功能，而這方面的討論，以 Hirschi 的社會控制理論最為詳盡，本文亦沿用該理論的內涵，強調在孩子與父母親之間的各種互動關係。至於研究結果顯示有關家庭功能性質變項，無論是與父親的關係或與母親的關係，在和少年不良行為的相關分析中，均有顯著的負相關。也就是說，與父(母)親親密溝通愈多 (分別是  $r = -0.25$  和  $r = -0.26$ )、父(母)親的懲罰方式愈正向 (分別是  $r = -0.29$  和  $r = -0.23$ )、以及父(母)親的實質監督愈多 (分別是  $r = 0.22$  和  $r = 0.20$ )，子女愈不會從事不良行

爲。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父、母親之間，或是個別的與父母從屬關係之變項間，都有顯著的關係，換言之，與父親的從屬性愈強的孩子，與母親的從屬性也一定愈強，同時，父子間親密溝通愈多者，對母親而言也有相同的情形。這顯示了孩子與父母的從屬關係，並非獨立的，也許對孩子而言，父母親指的意思就是雙親一個概念，而且與父母親之間的任何一種關係，也都是相互關聯的，換言之，子女對於與父母間的溝通、父母的管教或監督，認知上是一致的。

## 二、家庭變項對少年不良行爲的解釋

爲了進一步了解與不良少年間，具有顯著關係的各項家庭因素，在解釋少年不良行爲上的相對重要性，本文將以多重迴歸分析的方法，來說明這些變項對少年不良行爲的解釋能力，並觀察家庭結構性變項與家庭功能性變項，在分別解釋與共同解釋上的變化情形。

根據表三的多重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家庭結構的所有變項，對少年不良行爲的共同解釋能力爲 7 % ( $R^2 = 0.07214$ )，其中家庭收入愈高 ( $\beta = 0.23630$ )、父親受教育年數愈少 ( $\beta = -0.19166$ )，孩子愈容易從事不良行爲。而家庭功能的所有變項，對少年不良行爲的共同解釋能力則爲 17 % ( $R^2 = 0.16968$ )，是結構性變項的兩倍以上，從標準化迴歸係數又可知，父親懲罰方式愈是負向 ( $\beta = 0.23143$ )、父親實質監督愈少 ( $\beta = -0.20359$ )，孩子愈容易從事不良行爲。最後，以所有的家庭變項共同來解釋少年不良行爲，其解釋力達 21 % ( $R^2 = 0.21237$ )，根據標準化迴歸係數顯示，家庭收入愈高 ( $\beta = 0.19087$ )、父親受教育年數愈少 ( $\beta = -0.09754$ )、父親的懲罰方式愈負向 ( $\beta = -0.22074$ )、以及父親的實質監督愈少 ( $\beta = -0.17795$ )，孩子的不良行爲愈多。觀察合併了所有家庭變項的迴歸分析結果，發現無論是家庭結構性因素，或家庭功能性因素，在個別分析中有顯著預測能力的變項，在共同分析中仍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反

表三 家庭變項對少年不良行為之多重分析

	家庭結構性變項	家庭功能性變項	所有家庭變項
<b>家庭結構性變項：</b>			
家庭設備	0.03733		0.06546
家庭總收入	0.23630***		0.19087***
父親受教育年數	-0.19166***		-0.09754*
<b>家庭功能性變項：</b>			
與父親親密溝通		-0.03963	-0.04200
父親的懲罰方式		-0.23143***	-0.22074***
父親的實質監督		-0.20359**	-0.17795**
與母親親密溝通		-0.10114	-0.07645
母親的懲罰方式		-0.03250	-0.03158
母親的實質監督		0.02743	-0.00269
F 值	13.31710***	13.31710***	11.62396***
R <sup>2</sup>	0.07214	0.16968	0.21237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內數字係標準化迴歸係數

反映了兩種不同性質的變項，在解釋少年不良行為上，均有其重要性。

## 伍、結語

一般而言，對於少年不良行為的研究，大多是從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四方面進行探討，而其中及以家庭因素，最常被論及。此

乃由於家庭對少年的影響最深且最鉅，國內的官方犯罪統計資料，近十幾年來所顯示少年觸法的原因，也以家庭因素為首位。因此，對於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爲的研究，確有其必要性。

本文主要在測試 strain theory 與 social control theory 中對家庭這項因素與少年不良行爲間所產生之關係的解釋，因此著重在家庭結構性與功能性因素的探討。結果發現在結構性因素方面，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少年產生不良行爲主因之一的破碎家庭，在少年自陳報告的研究中，與少年不良行爲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反倒是近年來，許多研究所爭論不休的社會地位一項，在以四項指標測量下，其中三項均與少年不良行爲間有顯著的關係，它們分別是父親受教育年數、全家總收入，以及家庭設備狀況。而在家庭功能性因素方面，則發現以從屬性的強弱來測量的六大項因素，全部與少年不良行爲間具有顯著的關係。但是將結構性的所有變項，和功能性的所有變項分別進行迴歸分析時，則發現前者只剩下家庭總收入，和父親受教育年數兩項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而後者則只有父親的管教方式，與實質監督兩項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而將所有變項共同進行迴歸分析後，發現結果與分別分析的結果相似。換言之，家庭的結構性因素也好，功能性因素也好，二者在預測少年不良行爲上是並存的，而所謂放入功能性因素的考慮後，結構性因素將不再重要的看法，在本研究中並未得到支持。

在結束本文之前值得一提的是，影響少年不良行爲的家庭因素，除了本研究前述所提及的以外，有關差別交往理論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或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中所論及的概念，本文受限於現有資料的不足，並未加以分析，往後有關家庭與少年不良行爲之研究，確可再行考慮這些概念的解釋力。此外，由於有些變項涉及資料來源，因此，進一步比較自陳報告與官方統計資料的分析結果，以及家庭因素影響不同類型之不良行爲的異同或將能

更清楚地說明家庭與不良行為間的關係。

## 參考資料

朱瑞玲、楊國樞

1978 「家庭與社區環境對國中學生問題行為的影響」，見文崇一、李亦園、楊國樞主編，《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問題研討會論文專集》，頁 11—28。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李安妮

1986 「社會連結與少年偏差行為」，《中國社會學刊》，10：137—161。

李明政

1985 「差別理論的實證研究」，《台大社會學刊》，17：45—66。

車煥堅

1986 《社會轉型與少年犯罪》。台北：巨流。

林邦傑、簡馨籬

1982 「性別角色與青少年犯罪類型的關係」，見文崇一、李亦園、楊國樞主編，《社會變遷中的犯罪問題及其對策》，頁 131—150。台北：中國社會學社等。

周震歐、簡茂發、葉重新、高金桂

1982 《台灣地區男性少年犯罪與親職病理的研究》。台北：桂冠。

席汝楫

1975 「少年犯罪的各種因素」，《社會建設季刊》，22：21—31；23：48—59。

1982 「少年犯罪原因之再分析」，見文崇一、李亦園、楊國樞主編，《社會變遷中的犯罪問題及其對策》，頁 49—64。台北：中國社會學社等。

許春金

1986 《少年犯罪不因論：社會控制理論之中國研究》。中央警官學校犯

罪防治系印行。

陳麗欣

1983 少年犯罪種類與其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生活之比較分析。台北：法務部。

陳麗欣、彭少華、王方濂

1982 青少年濫用藥物問題之研究。台北：法務部。

黃淑慧、古明文

1984 少年暴力犯罪之研究。台北：法務部。

黎翠蓮等

1982 少年輔育院學生生活狀況分析暨個案分析。台北：法務部。

賴保禎

1982 「少年犯罪類型與家庭因素之研究」，見文崇一、李亦園、楊國樞主編；*社會變遷中的犯罪問題及其對策*，頁 15—130。台北：中國社會學社等。

Austin, Roy L.

1978 "Race, Father-Absence, and Female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15: 487—504.

Bossard, James H.

1953 *Parent and Chil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raithwaite, John

1981 "The Myth of Social Class and Criminality Reconsider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36—57.

Canter, Rachelle J.

1982 "Family Correlates of Male and Female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0: 149—168.

Cernkovich, Stephen A.

- 1978 "Evaluating Two Models of Delinquency Causation: Structure Theory and Control Theory," *Criminology*, 16: 335—352.
- Chilton, Roland J. and Gerald E. Markle  
1972 "Family Disruption, Delinquent Conduct and the Effect of Subclass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93—99.
- Clelland, D. and Carter T. J.  
1980 "The New Myth of Class and Crime," *Criminology*, 18: 319—336.
- Cloward, Richard A. and Ohlin, Lloyd E.  
1960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 Datesman, Susan and Frank Scarpitti  
1975 "Female Delinquency and Broken Homes: Are—assessment," *criminology*, 13: 33—35.
- Dentle, Robert A. and Lawrance J. Monroe  
1961 "Social Correlates of Early Adolescent Thef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733—743.
- Elliott, Delbert S. and David Huizinga  
1983 "Social Clas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in a National Youth Panel 1976—1980," *Criminology*, 21: 149—177.
- Elliott, Delbert S. and L. Voss  
1974 *Delinquency and Dropout*.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Elliott, Delbert S. and Suzanne S. Ageton  
1980 "Reconciling Race and Class Differences in Self—Reported and Official Estimates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95—110.

- Elliott, Delbert S., Suzanne S. Ageton and Rachelle J. Canter  
1979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Delinquent Behavior,"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6: 3-22.
- Empey, L., Lubbeck S. and Leport R.  
1971 *Explaining Delinquency*. Lexington, Mass.: Health Lexington Books.
- Giallombardo, Rose  
1982 "Female Delinquency," pp.37 - 51 in Rose Giallombardo (ed.), *Juvenile Delinquency: A Book of Reading*. (4th edition) N.Y.: John Wiley and Sons.
- Glueck, Sheldon and Eleanor Glueck  
1950 *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N.Y.: Commonwealth Fund.
- Gove, Walter and Robert D. Crutchfield  
1982 "The Family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3: 301-319.
- Haskell, Martin R. and Lewis Yablonsky  
1978 *Crime and Delinquency*.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 Co..
- Hennessy, Michael, Pemela Richards and Richard Berk  
1978 "Broken Homes and Middle-Class Delinquency: A Reassessment," *Criminology*, 15: 505-527.
- Hindelang, Michael J.  
1973 "Causes of Delinquency: A Partial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Social Problems*, 20: 471-487.  
1978 "Race and Involvement in Common Law Personal crimes,"

- Hindelang, Michael J. ravis Hirschi, and Joseph G. Weis  
1979 "Correlates of Delinquency: The illusion of Discrepancy Between Self - Report and Official Measur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995-1014.
- Hirschi, Travis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Crime and the Family*. in James Q. Wilson(ed.), *Crime and Public Policy*.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 Jensen, Gary F.  
1972 "Parents, Peers and Delinquent Action: A Test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562-575.
- Jensen, Gary F. and David Brownfield  
1983 "Parents and Drugs: Specify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ttachment," *Criminology*, 21: 543-554.
- Johnson, Richard E.  
1980 "Social Clas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A new test," *Criminology*, 18: 86-93.  
1986 "Family Structure and Delinquency General Pattern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Criminology*, 24: 65-84.
- Johnstone, John W.  
1978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the Family," *Youth and Society*, 9: 299-313.
- Monahan, Thomas  
1957 "' Family Status and Delinquent Child ' A Reappraisal and

- Some New Findings," *Social Forces*, 35: 250—258.
- Ney, F. Ivan  
1958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N.Y.: Wiley.
- Patterson, Gerald R. and Thomas J. Dishion  
1985 "Contributions of Families Peers to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3: 63—79.
- Peterson, Donald R. and Wesley C. Becker  
1965 "Family Interaction and Delinquency," pp.63—99 in Herbert C. Quay(ed.), *Juvenile Delinquency*.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 Inc..
- Pool, Eric D. and Robert M. Regoli  
1979 "Parental Aupport, Delinquent Friends and Delinquency A Test of Interaction Effects,*Criminology*, 70: 188—193.
- Rankin, Joseph H.  
1983 "The Family Context of Delinquency," *Social Promes*, 30: 466—479.
- Rosen, Lawrance  
1970 "The Broken Home and Male Delinquency." pp.489—495 in Marvin Wolfgang, Leonard Savitz and Norman Johnson (eds.), *The Sociolog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N.Y.: John Wiley.
- Rosen, Lawrance and Kathleen Neilson  
1982 "Broken Homes," pp.126 — 135 in Leonard Savitz and Norman Johnson (eds.), *Contemporary Crimnology*. N.Y.: Wiley.
- Sletto, R. F.  
1934 "Sibling Posi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9: 657—669.

- Stark, R.
- 1979 "Whose Status Counts? Comment on Tittle, Villemmez and Smi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668 — 669.
- Tittle, Charles R., Wayne J. Villemmez and Gouglas A. Smith
- 1978 "The Myth of Social Class and Criminality An Emieical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merican Socio — logical Review*, 43: 643 — 656.
- Toby, Jackson
- 1957 "The Defferential Impact of Family Disorg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 505 — 512.
- Weeks, H. Ashley
- 1940 "Male and Female Broken Home Rates by Types of Delin — 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 601 — 609.
- Wilkinson, Karen
- 1974 "The Broken Family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Scientific Ex — planation or Ideology?" *Social Problems*, 21: 726: 729.
- 1980 "The Broken Home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dictory Findings," pp.21 — 42 in Travis Hirschi and Michael Gottfredson (eds.), *Understand — ing Crime: 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 Wilkinson, Karen, B. Grant Stitt and Maynard L. Erickson
- 1982 "Sibling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Criminology*, 20: 223 — 239.
- Williams, J. R. and M. Gold
- 1972 "From Delinquent Behavior to Official Delinquency," *Social Problems*, 20: 209 — 229.
- Wolfgang, Marvin E., Robert M. Figlio and Thorsten Sellin

- 1972 *Delinquency in Birth Coho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gang, Marvin E. Terence P. Thornberry and Robert M. Figlio
- 1987 *From Boy to Man, From Delinquency to Cr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amily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Annie Lee

### Abstract

Family is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with which individual is firstly associated, and the primary organisation in which human socialisations firstly developed.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matur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s and behavior pattern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family. Thus, since the turn of this century,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riminological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impact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function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ever s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truture, the focus of reseach has been placed upon the broken family, family size, sibling struture, and the SES of a family.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function, the focus of research has been give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child discipline, family cohesion, and even the degree of marriage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is thus designed to examine and clarify the possible relations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on the basis

of data collected juvenile self-reported information. By employing the method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is study then scrutinizes those factor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function as predictable variabl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 result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either separate or pooled analysis, both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function have the same degree of significance in explaining juvenile delinquency.